

# 龍虎將軍印

王懷言

漆園叟

著



王怀言 漆园叟 著

龍虎將軍印

(皖) 新登字04号

龙虎将军印

王怀言 漆园叟 著

责任编辑：王玉佩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 政 编 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蚌埠人民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9.625



插 页：4

字 数：400 000

版 次：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815-3/I·735

定 价：10.2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内 容 提 要

龙虎将军印，系先皇驰骋疆场、建朝立基所挂，是权力的象征，传位先传印，无印不即位。正当天子即将传位之时的一天黑夜，一位神秘的高手，潜入幽深森严的皇宫，躲过密布的大内高手，盗走了龙虎将军印。天子震惊，宠臣惶恐，忠臣着急，正义者焦心，奸佞得意；到底印落何人之手？为破迷团，军机要员暗被大内监视；皇亲国戚，个个难躲嫌疑；封疆大臣，突遭钦差搜查；三宫六院，暗探悄悄涉足。宫廷内外，展开了一场寻印、护印、夺印之战。高官与权贵，各施奇谋；强手战恶逆，同展精功。浩然正气，灭逆伐奸。激战中有情有爱，有歌有泣。全书构成了一幅虎啸龙吟的壮观画卷。

# 目 录

第一章	荒芜府第的激战	(1)
第二章	傲天绝技震武林	(26)
第三章	天机老人泄天机	(51)
第四章	张半仙	(71)
第五章	皇宫中的密谋	(89)
第六章	镇台大人的桃花梦	(110)
第七章	虎穴施计	(131)
第八章	王美人的七寸利刃	(155)
第九章	毒设捕鹿网	(180)
第一〇章	暗发勾魂牌	(205)
第十一章	夺命连环套	(229)
第十二章	妙手编成的魔圈	(253)
第一三章	鬼见愁杨小三	(277)
第一四章	韩府命案	(299)
第一五章	死亡之神	(323)
第一六章	独闯屠龙台	(347)
第一七章	茅山激战	(370)
第一八章	暗藏杀机	(393)
第一九章	利剑，向友朋逼去	(416)

第二〇章	老谋深算.....	(438)
第二一章	高人高心计.....	(462)
第二二章	哭的哭笑的笑.....	(487)
第二三章	毒钓深水鱼.....	(512)
第二四章	软刀杀人.....	(532)
第二五章	义士投书.....	(553)
第二六章	奇女大志.....	(571)
第二七章	复仇者，不动声色.....	(589)
第二八章	未揭的谜底.....	(616)

(16)	叶先生入秦	三
(17)	晋平公	四
(18)	新晋国中官道	五
(19)	赵简子入大合处	六
(20)	晋侯大灾	七
(21)	医泽子与晋大夫王	八
(22)	晋侯既反于晋	九
(23)	晋侯见其妻	十
(24)	晋侯见其妻	十一
(25)	晋侯见其妻	十二
(26)	晋侯见其妻	十三
(27)	晋侯见其妻	十四
(28)	晋侯见其妻	十五
(29)	晋侯见其妻	十六
(30)	晋侯见其妻	十七
(31)	晋侯见其妻	十八
(32)	晋侯见其妻	十九
(33)	晋侯见其妻	二十
(34)	晋侯见其妻	二十一
(35)	晋侯见其妻	二十二
(36)	晋侯见其妻	二十三
(37)	晋侯见其妻	二十四
(38)	晋侯见其妻	二十五
(39)	晋侯见其妻	二十六
(40)	晋侯见其妻	二十七
(41)	晋侯见其妻	二十八
(42)	晋侯见其妻	二十九

# 第一章 荒芜府第的激战

一个孤独的青年汉子，沿着永定河滩，默默地走着，身后留下一行清晰的脚印。

这行脚印，让内行的人看了，定会大吃一惊。倘用尺子去量，每步相隔二尺，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每个足印凹下三分，一厘不增，一厘不减。

这是一行习武人的足印。

习武之人，能始终保持不变的步伐，每步二尺。始终保持不变的着力，每步陷地三分。心力之专，武功之纯，已入化境，达炉火纯青之高峰。

孤独的青年人，身材魁梧，神色凝重，紧闭嘴唇，抿成一条弧线。这是条善于发号施令的弧线，是条不甘久居人下的弧线，是条目空天下、唯我独尊的弧线。

孤独的青年人，姿态不变，目不斜视，像一部没有生命的机器，一步一个脚印，沿着永定河滩，朝着那莽莽的群山走去，永无休止地走去，身后留下一条长长的脚印。

孤独的青年人，眼前现出一片巨大的、荒芜的府第。他终于改变了方向，离开河滩，朝荒府走去。

青年人孤独地走进荒宅，但见断墙颓壁，一片瓦砾，荒草没膝，蓬蒿遍地。青年人仍保持着不变的姿势，不变的步

伐，踏着荒草，走了进去。

一群鸟雀，受惊飞起，掠向远方。几只野狐，突然窜出，闪着绿幽幽的眼睛，怒啼几声，似乎向擅自闯进它们领地的入侵者示威，但见入侵者毫无反应，吓得夹起尾巴，慌忙逃去。

从荒宅内一堆堆的瓦砾来看，从四周大部分倒塌的围墙想象，昔年规模之宏大，布局之奇特，建筑之宏伟，确为天下少有，人间难寻，鼎盛一时。可是，物换星移，沧桑巨变，旧时繁华今安在？唯余瓦砾一堆堆。

巨大的，荒废的府第，诚如百尺之虫，死而不僵之谓，仍有一幢小楼没倒，淹没在荒草、蓬蒿、灌木丛中，显得格外萧索。

孤独的青年人，踩着荒草，越过瓦砾，不快不慢，始终迈着每步两尺的步伐，径直走向小楼。

青年人到了小楼前，朝里望去，一扇楼门，倒向门外，风吹雨淋，已成朽木，另一扇斜倒在楼内，也已大部损坏。地面、桌椅，布满灰尘，几行野狐蹄印，显得特别清晰。拐角，墙壁、天花板上，结满蛛网。一只肥大的蜘蛛瞪着双发红的眼睛，扑向一头落网的小虫，迅即抓住猎物，一口吞进肚里。

青年汉子见状，心中一动，自言自语：“弱肉强食，自然之理。出人头地，需作强者。蜘蛛作网，轻易杀敌，诚上策耳。纵观古今，单靠血气之勇，而成大事者，未之有也。只有学会蜘蛛结网之术，把一切对手，统统拉进网内。或杀，杀1警百；或留，留以利用；或用，用后再杀……”

孤独的青年人，绕着小楼，察看了几周。陡生疑团，又

不禁自言自语地道：“有这个可能吗？这座荒园怎么会没人？”他不禁从怀中掏出一张字纸，白纸黑字，赫然写道：

### 英雄请帖

君想出人头地吗？君愿大富大贵吗？君欲咤叱风云、位列王侯之尊吗？请有志、有胆、有略、有勇诸君，务于大清康熙四十七年冬十月十五日夜三更至天亮以前，到京郊永定河畔，睿亲王多尔衮废府小楼前聚会，必有应验。敬告堪称天下英雄、武林豪杰者，勿失良机。平庸之辈，畏刀避剑之徒，且莫前来送死！

天机老人奉书以闻

青年汉子看后，沉思片刻，坚定地道：“升天入地，在此一举，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说着身形一展，恰赛一只轻灵的紫燕，从一扇破窗洞口，飞掠上楼。

青年汉子有心，提前赶来，隐身楼上，借以暗窥天下英雄聚会，拼死搏杀，坐收渔利。偷听天机老人说法，攫取王侯之尊。

十月的冬夜，寒风似刀。十五的月亮，银辉满天。一度权倾朝野的睿亲王多尔衮的旧府废墟中，虫声唧唧，狐狸悲啼，朔风呜呜，哀草凄凄，更增加一层神秘、可怕的气氛。

孤独的年青人，躲在孤零零的小楼上，心提到了嗓子眼，凝神谛听着，观察着。他不敢放过任何一点声息，任何一个角落，天上地下，东南西北，树丛草棵，可能突然出现

的人，可怕的人！他想：英雄帖上写得清清楚楚，凡敢来涉足、冒险者，必有惊人之艺，都是他的生死对头。这儿，今天夜里，将是真正的天下英雄大聚会。美酒红人面，权贵蒙人性，财帛动人心，所有三山五岳，五台少林，内外两家，黑白二道的第一流高手，都将在此一决雌雄。

青年人反复揣度：自己初出茅庐，涉世不深，如欲压倒天下英雄，谈何容易？亦或只是一场春梦？一场万难实现的梦，一场可怕的噩梦？

青年汉子思潮滚滚，随着时间的流逝，心情越来越凝重，即将出现的龙争虎斗，也愈来愈激动，他一步青云的契机快到了。他既想快快来人，以观究竟，又怕来人，炙手可热。

但，将近二更，人，终于出现了。

孤独的青年人，禁不住心头一悸，暗道：“战幕拉开了……”

一位年近古稀的驼背老头儿，踏着衰草，蹒跚地走来。口中念念有词，边走边咕噜，听不清说些什么。

驼背老头儿到了楼前，举目四周扫视，自言自语：“老夫倒第一个先到了。好戏就要开台，先养养神吧。”说着一展身形，坐到楼前一棵灌木的细枝条上，细细的枝条，居然能承受住老头儿全身的重量，轻功之高，可想而知。

年轻人见了，不禁暗暗地叫绝。心想：这老头儿是谁呢？

老头儿坐在细枝条上喃喃道：“生意终于上手了！”

青年汉子听了，极目望去，但见西南方向，七条黑影，踏着衰草，飞掠而至，忽然之间，已到楼前。

七个人，七把剑，全是一身劲装、身手不凡的武林高手，威风八面。

坐在细枝条的老头招呼：“诸君早啊！”

七人中有一长者，拱手道：“奉帖而来，怎敢爽约，否则便贻笑天下。请教长辈尊讳？”

坐在细枝条上的老头儿道：“老夫谬膺主人，诸公移玉，不胜荣幸！”

七人中的长者，又一拱手，极有礼貌地道：“幸会，天机老人。晚辈这厢有礼了。”

孤独的青年汉子，心中一动：这老头儿就是天机老人啊！看这七人，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联手而至，决非平常之辈。正在思虑，又听天机老人说道：“不敢当。请问足下高姓大名？”

七人中的长者：“晚辈姓楚，贱字云飞。”

天机老人：“噢，峨嵋七剑，名高天下，千里赴会，老夫薄面大大增辉也。”

楚云飞：“前辈过誉，实不敢当。”

天机老人：“楚大侠，有何明教？”

楚云飞：“前辈过谦了。吾等兄弟，不自量力，应约而来，不知英雄帖上所述，前辈有何安排？”

天机老人：“安排实不敢当。不过，既然诓来天下英雄，规矩自然要有。否则，岂不乱套乎？”

楚云飞：“愿闻其详。”

天机老人：“一是时间限在三更以后，天亮以前，届时来的，机会均等。二是欲争锋、争胜者，必须战败对手。三是为避免武林结仇，力戒伤人性命。当然，枪刀无眼，致人

伤残者，可以酌情例外。四是单打独斗，不得以多为胜，不许使用暗器、熏药、邪术伤人。五是秘密，只能告诉一人，一个力败群雄，再没有人敢与之争衡的优胜者。”

楚云飞点点头道：“前辈所立之规，天衣无缝，公平合理，胜者为先，无隙可乘。拜服拜服。”

天机老人笑道：“楚大侠过奖也。老夫考虑再三，对此武林盛举，英雄之会，金砖不厚，玉瓦不薄，一手托八家，岂能草率从事？”

楚云飞：“前辈之言极是。”

天机老人：“楚大侠，你们峨嵋七剑第一批到达，请一旁稍候，待有到者，如欲争衡，面议可也。”

楚云飞点头称“是”，站于一旁。

第二批人，分别从东、西、南、北四路，飞掠而来。

正东方四人，俱皆愣头愣脑，大大的块头，一律穿蓝挂翠，每人两柄八棱铜锤，首先赶到。天机老人问其名号，领头之人答道：“吾等威镇天下，江湖贺号山东四怪是也。”天机老人说明规矩后，山东四怪遂站于一旁。

孤独的青年汉子，看看四怪，心想：山东四怪，每人手中的八棱铜锤，足有七八十斤重，山东大汉，个大力猛，果然了得！

接着，正西方六人，俱皆穿黑挂皂，手握镔铁魔杵，飞奔而至。天机老人问其名号，答称：“中州六魔。”

正北方九条白影，接踵而至。

孤独的青年人，见是九位千娇百媚的女子，一个个全身穿白，扯地挂素，衣袂飘飘，飒爽英姿，暗自称绝：女流之辈，敢赴此会，胆气不小……

天机老人：“巾帼女侠，请通名号。”

年长的女子，道个万福，口中说道：“晚辈白晶晶，幸接英雄请帖，特来拜会天下英雄。”

天机老人：“白姑娘，老实说，会无好会，这可是生死拼杀的战场，还望三思。”

白晶晶：“英雄帖上已经写明，既来之，则安之，赴此盛会，死而何憾。吾等姐妹，蒙江湖上抬爱，贺号梨山九姣。焉能不来？来而又走，岂不贻笑于天下乎？”

天机老人轻叹一声，说道：“梨山九姣，名高天下。白姑娘，望你们好自为之，请一旁稍候。”

白晶晶口称“遵命。”遂与其姐妹聚在一起，站于一侧。

正南八人又至。这八个人，全是浑身穿红，扯地挂火，每人手中，一只九节虎尾钢鞭，一个个虎虎生风。天机老人问其名号，回称：“茅山八虎。”

孤独的青年人心中默念：峨嵋七剑，山东四怪，中州六魔，梨山九姣、茅山八虎、天机老人加上自己，已聚会三十六人也。看来今夜的龙争虎斗，可大开眼界了，他正想到这里，又见一批五人，已至楼前。

这五个人，相貌古怪，服装奇异。其中一个胖子，腰大合围，显得两头特别小，像颗枣核子钉，手中一根软扣钢鞭。一个瘦猴子，瘦得皮包着骨头，似乎一阵风就能把他刮跑，手托一杆丈八蛇矛。一个高个子，身高满丈，正常人最多只能到其肚脐。用的是两个流星锤。一个矮子，高不足三尺，活像武大郎的小兄弟，他双手握两把一尺三寸长的牛耳尖刀。一个瘸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柱着一根沉香拐。

青年汉子见了几人的这等行状，心中不禁一沉：这五个人，看来有些扎手。

五个人大大咧咧地走到楼前。胖子问：“主人在哪里？”

天机老人：“老夫正是。”

胖子：“我们兄弟不远千里而来，按这个分上，理应独占鳌头了。”

天机老人冷笑笑：“请诸位通报名姓后再议。”

胖子冷冰冰地：“有这个必要吗？”

天机老人：“这是规矩。”

胖子：“规矩？什么臭规矩？方今世界，能者为师，胜者大三辈，败者矮三分。想俺阴山五鬼，独霸满蒙，自出道以来，还从未遇到过对手。此次入关，谁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吗？哼！”

胖子口吐狂言，在场的各路英雄，无不动容。

天机老人冷冷地道：“足下之言，也许属实。可是这次盛会，由老夫主持，你等通了名号，胜了他人，也好给足下传传美名嘛。”

胖子：“胜了传名？”

天机老人：“是嘛！不通名号，让人传谁呢？”

胖子大喜：“我叫大鬼呼尔汗！”

瘦子：“俺是二鬼吉尔达！”

高个子：“三鬼奴尔发！”

矮子：“四鬼林尔罕！”

瘸子：“五鬼马尔哈！”

天机老人说道：“阴山五鬼，大鬼呼儿汗，二鬼吉尔达，

三鬼奴尔发，四鬼林儿罕，五鬼马尔哈，你们的名号全记下。不过，只有力胜群雄的人，才能得到老夫口中的秘密，大富大贵，位列王侯之尊。单单夸口，是吓不倒人的！”

大鬼呼尔汗，一挺大肚子，高喊：“谁敢与吾决以死战？”

众英雄队中，听了此言，已有数人，正欲上前，忽然有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已飞掠到大鬼面前，阴冷冷地笑道：“生来怪脾气，讨厌吹牛皮，咱俩比一比，分个高和低。你要赢了俺，抽筋剥俺皮。俺若胜了你，收作小徒弟。”

孤独的青年汉子，见这对仗之人，年约五十余岁，赤手空拳，宽袍大袖，目射精光，话语滑稽。心想：看他形状，必有奇术。

大鬼呼尔汗，性如烈火，听对方口出大言羞辱于他，气得哇哇怪叫！别看他捧着个大肚子蠢笨似猪，但动起手来，却迅猛无比，他怪叫之后，陡然腾地弹起，离地一丈有余，“唰”地一声，九节软扣钢鞭抖出，夹着凌厉的劲风，朝对手天灵盖砸去。

天机老人喝道：“住手！”

大鬼呼尔汗，生在满蒙，根本不懂中原武林之规，一旦动手，便死打硬拼，全无顾忌，甚至以多为胜，一向本着成是王侯败是贼、胜是老子败是孙子的法则行事。所以，他根本不听主持人的命令，一鞭挥出，恨不得将对手砸得脑迸八裂，方遂心意。

大鬼呼尔汗，眼看一鞭就要把对手置于死地，忽然顿觉眼前一影子疾闪，一鞭落空，不知何时，对方已到其身后，口中咕噜道：“大鬼呼尔汗，手使软扣鞭，你这毛三脚，还

敢闯进关？口里吹大气，能值几文钱？别说你一个，五鬼齐上前，老子一出手，打个稀巴烂！”

呼尔汗听了，怒不可遏，疾抖软鞭，朝对手拦腰挥去。

对手如影随形，又奇迹般地闪到他的身后，嘻嘻哈哈地道：“你这大草包，吃了几瓢料，捧着大肚子，那能动枪刀？要想逞英雄，从今多吃草，等着肚皮小，再来走几招！”

大鬼呼尔汗又羞又恼，鹞子翻身，倒掠而起，大喝一声，空中走鞭，扫向对手。这一招既快又绝，出人意料。青年汉子暗赞了声：“妙！”

可是对手却更绝，好像久有所备，亦或是故意让大鬼出此险招似的，正当大鬼倒翻空中，头下脚上，一鞭扫来之际，他却不慌不忙，来个矮身，弯腰，低头，甩肩，跨步，长身，出手，七个动作，一气呵成，奇险地躲过一鞭。待大鬼翻身将要落地的瞬间，那只奇快无比的手，已挨上大鬼的左臂。大鬼身在空中，脚不沾实地，被人一搡，顿时失去平衡，“呼通”一声，摔倒在地。

楼上的青年汉子见了，暗赞一声：“绝！”

奇人轻取大鬼呼尔汗，拍手笑道：“你咋摔在地？摸摸大肚皮。烂了草包肚，给你找面糊。糊好再吃草，否则不得了，边吃边外漏，主人谁能受？”

呼尔汗受此羞辱，正要跃起再战，以死相拼，奇人一脚将他踩住，笑道：“主人言在先，败了下火线。你已败下阵，谁还跟你拼。刚才还有话，你咋全忘啦。俺已赢了你，收作小徒弟。快叩三个头，师父不记仇。”

呼尔汗怒喝：“气煞俺也！”

奇人正要接腔取笑，天机老人问：“足下胜了呼尔汗，

请通报名号。”

那人笑答道：“俺爹姓洪俺名铁，家住登州洪二邪。”

天机老人：“登州三邪，威震天下，应约来会，不胜荣幸。”

洪二邪：“这是那里话，让你说翻啦。你发英雄帖，没忘俺二邪。来此就干仗，心中好舒畅，二邪露露脸，全靠你赏光。”

天机老人笑道：“彼此彼此，足下尊兄与令弟同来否？”

洪二邪：“大邪脾气怪，越请越不来。三邪心性傲，指名他才到。英雄帖上请，大邪装了病。帖上没指名，三邪才不行。二邪厚脸皮，有巧就得去，来了就得到，捡个小便宜。头阵遇着鬼，斗斗也怪美。”

天机老人：“洪二侠真有意思。”

洪二邪：“生来好热闹，最好开玩笑，愁愁白了头，笑笑十年少。打斗全当玩，死了也开颜，草包呼尔汗，可惜不会玩。”

呼尔汗大叫：“洪二邪，你我誓不两立！”

洪二邪：“生来怪脾气，定叫咱两立。俺把脚挪开，看你起不起？”

大鬼呼尔汗，果然趁机跃起。

洪二邪：“说话不算话，为啥起来啦？我立你也立，岂不是两立？你再说那话，还叫你趴下！”

呼尔汗领教了洪二邪的厉害，吓得连连后退。暗想：如要雪此仇，报此恨，单打独斗，断无胜理，只有以多取胜，一伙群拿，方可击败对方。他主意一定，急挥软扣钢鞭，大